

## 论女子留学的必要

我未到欧洲读书以前，日夜所梦想的是出洋。但是为什么要出洋求读书，到外洋来读书有什么好处，那时候我觉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我想，我国多数男女学生起初要出洋的时候，也都是这种心理。现在到了欧洲四年之后，默坐返省，觉得这两个问题确有说明的必要。至于中国女子到英国读书的情形，容后再说。

我们中国的女子为什么要来外国读书，可以分为三项讨论之：

（一）人类社会本是由男女两性互助而成的。在社会生活上，精神生活上及文化进行上，那处不要男女的互助？假设地球上一旦没有女子，人

此文是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从中文档案中发现的袁昌英教授早期作品。内文中两处有缺漏。

类就要即时绝灭的。假若于人类文化进行之中，社会维新的时代，只有男性一方面前进，让女子迟迟于后，试问人类的文化能够进行到若何田地？社会的改良能够到若何田地？我想，有常识的人决不会说错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觉得西洋的文化可学，就竭力送男学生来欧洲读书，即如英国留学生已达五六百人，而女生不到十人，法国留学生已有千余人，而女子则不过十余人，这是一个可喜而又同时可慨的现象。可喜的是我们父老知道西洋的文化不可不学，所以送了许多男生来；可慨的是他们仍然只知道这个真实意义的一半，所以对于女生出洋求学毫不注意。

照前面所说的，人类的生活和幸福，本是由男女互助而来的，文化的进行，本是由男女协力而成的。我们想加入世界文化的大战场，第一，要输入西洋已有的文化，然后再用我们的智慧去发明新理。这种责任全在有志的青年男女学生，所以只造就男生而不造就女生，是没有大益的。男子所学的是男子分内的事，至于女子分内的事，他们是不知道如何去学的。第二，现在国人已渐渐的明白，想把男女联合起来，把所有不美，不卫

生，不合人道的旧习惯抛了。这并不是说男女应去做同样的事情，是叫男女各尽其力，为社会谋进步，为人类谋幸福。所以在女子自己，也觉得要做一点事，才可以对得起社会，才可以算是人。这种话未免与我的题目相差渐远了；我也不再说下去了。

（二）人类之中，男女两性虽然是互助而生的，但不是同性而生的。男子所善做的事，譬如用大力，运重器，采矿冶金等事，女子是难于效颦的。纵令可以勉强去做，也不能胜似男子。但是世上有许多事，女子要比男子做得好些，譬如教育儿童、料理家政，及社会上一般慈善事业、文化事业、交际事业，以至于女子自身解放诸问题，都是女子所应做而又善于做的。像这样的紧急问题，中国不知有多少，不让女子去预备，去发展她们的本能，反用男子去胡乱的代她们解决，岂是合理的事？我觉得有许多在西洋留过学的男学生观察得西洋社会的好处，想把他输入中国，但是他到了中国后，左顾右盼，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他想从家庭改革下手，他的妻室姊妹，纵令愿意，也不晓得怎样做法。所以试验一两天后，非把那

个主意抛了不可。假若这个人有一个妻室或姊妹和他有同样的智识意志，那么，那个主意虽不见得容易实行，也不至于完全失败了。

（三）第三个答案也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我想，这个答案有人要起来反对的，然而也不要紧。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不妨就正反两面竭力发挥，不必拘定成见，人的天性，是男女互相恋爱的。一群女子和一群男子终年间各别的住下，毫不相见，不特他们的生活觉得干燥无味，就是性情意志也是大有妨碍的。女子的性情本是柔的，如果没有强健的感化力去激励她们，她们将成为一班畏葸无用的人了。男子的性情意志本是刚强的，如果没有柔和的感化力去缓和本性，他们就易流于横蛮不守法，或流于烦闷、抑郁、无生气。所以正当合法的男女间的交际，是非常有益的事。

我们中国未娶亲的青年男学生现在已经很多。假若没有同国的女生去和他们来往，结果难免不和西洋女子结婚。然而西洋女子有教育身分的大半不肯嫁给中国人；肯嫁给中国人的，实在是配不上我们的青年优秀学生。况且多一个中国

学生娶西洋女子，也可说是我们中国女子多失了一个嫁优秀青年的机会。反对的或者要说，中国的好学生不娶西妇，这句话也有几分真理，但是我亲眼看见有许多很好很有学问的学生也不免走到那一条路上去。如果这事成了一个风气，（现在英国学生中几乎有这个风气）是与中国社会前途不无妨碍的。对于国际通婚的利害，暂且不论。听得我们政府有不准留学生娶外国女子的话，这事有理与否，我也不说。但是我要问，如果他们只送男学生来外国，这种命令能够实行吗？与其让我们的青年学生有苟且不正的行为，还不如让他们娶外国女子为妙，因为娶外国女子虽然有种种不方便，不利益的地方，还没有那样苟且行为的损害。

以上所说的，都是对于男子着想。就是对于女子自身，我们也有正当不可拒绝的要求。我们也是像男子一样的有手、有脚、有灵感、有意志。我们的父老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发展我们的天赋才能？我们父老为什么厚于男子而薄于女子呢？俗语说的好，“手掌也是肉，手背也是肉，”请父老先从此以后，放公道些，放人道些来待我

们吧！我们的身体既不如男子的强健，又加以教育不平等，那么，像西洋那样差不多已经完备的男女平权是永无实现于东方的一日！所以东方想追到西洋文化的进行，男女平等教育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呵！

对于我们女子为什么要来西洋读书的三个答案已经讨论完了。以外或有遗漏的地方，我此刻想不到，也不多说了。现在要去讨论到西洋读书有什么好处。

第一、到西洋读书，可得一种活泼精神，一种合法合理的自由和独立精神。中国的女学生对于自由、平等、独立等字样，是很熟悉的。但是怎样叫做自由、平等、独立，其中所含蓄的精神，觉未必有十分的研究。这种精神到底如何，这篇文字上是不能讨论的。但是这样的精神是很要紧的。并且非亲眼观察，是难得其真相的。数千年间，中国女子关在闺房之内，不准出门，现在忽然开放，行为自然难得其中。大半都是对两头走：有的说，我们现在是自由，有什么事不可做？所以他们万事都要来试一试，到了末了，或不能收拾，以至于身败名裂。有的还把旧日做小姐的习惯拿

起来，万事都不敢做，万事非倚赖他人不可。这样过于岌岌不正当的自由和这样腐败不堪的守旧，都是我们新中国所不要的状态。我们所要的是一班稳健的女子去改造女子社会。这样合中的德行，这样健康的活动，非到这个文明的境地亲身考察是很难得到的。

□□□□□□□□□□（注：此处文字缺漏）  
hand knowledge）世间无论何种学问，总是直接的学来比间接的学来为贵。现在中国有许多书是由日本文译来的；日本书又是由西洋书译来的。这样间接传来的东西，错误蒙混不知多少。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到西洋直接去学，再拿回来实用，就比较的确实了。

第三、我们对于西洋的书上知识（Book knowledge）固然不可忽略，但是实地应用的知识更是要紧。我们在书上领会得，他们的政治教育怎样的进步，他们的实业怎样的发展，他们的社会生活怎样的复杂，他们的文学美术怎样的兴盛。如果在书上学得以后，再有直接的经验，就不至于隔靴搔痒。

现在我且把留英的中国女生生活稍为描写，

对于有志来英诸君或者不无裨益。

(一)费用 此处我只可以用英国钱说明，因为汇兑时有变迁，不能确定。现在由上海到伦敦的船赁大约头等在百镑以上，二等也在五六十镑以上。学生旅行最好的是二等。一等则非有晚礼服不可，并且酒钱及其它费用都要贵些。三等于女子似不相宜，没有特别睡房，诸事均欠方便，所以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总以不坐三等为妙。到了英国后，房食费每月约需八九镑。外省地方比伦敦稍为便宜。衣服费纯在各人自己的节俭。关于此事，下条将再说明。然而一般的计算，大约初到英国的人，总要三四十镑钱制衣服。照现在英国的生活情形而论，一个女学生每年所费大约二百镑够了。

□□□□□□□□□□□□ (注：此处文字遗漏)

的外国样子才好。这是很错误的。我们固然有许多习惯非改不可，但是也不必太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好处，不必一概抛弃。譬如穿衣服，不独中国材料，例如丝货，比外国的便宜些而且很好，就是中国衣服的样子未必过不去。如果我们

整日的把裙子穿起来，并不是不好看。所以留学的时候，出门去，虽还是穿外国衣的方便，在家中，不妨穿着中国衣裙。我听得有许多留美女学生平常大半是穿中国衣裙的。就是留英的学生现在也有这样的。所以来此留学的女子能够把家里已经有衣服带来，就可以省得一笔巨款咧！外国衣服现在真是伸不得手，一伸手就是几十镑。一套裙子和上衣，总要十四五镑才买得到！所以我劝有意来外国的姐妹们，多带些中国材料来。无论做成了衣服，或是未做成，都是可以的。

在英国读书比在法国有一件好处，这就是在英国我们可以住在中等或劳动的人家，在他家里住了，就可以观察他们的家庭习惯，和社会上的交际情形。每家有每家的小小规矩，我们照礼貌住去，并没有什么很苦的事体。

外国人没有一天到晚坐在家里的。我们没有事体的时候，最好是出外散步。一者于健康上有益，二者终日在家，精神疲倦，不能切实用功。三者主人要收拾房间，在家不方便。四者到乡间散步，空气新鲜，风景美丽，也是最可乐的一件事。

（三）学业这条是很要紧的。我们到这样

远的地方来，都是为学问起见。我们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去求最多最高的学问。所以耗费时间这件事，是学生的莫大罪孽。在英国的各省大学中，假若我们有大学或中学的毕业文凭，入学时可以免考。如果没有文凭或是英文不好的，在外面预备一两年也就可以考进大学。来外国读书不入大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大学以下的学问，于解决大问题的时候，仍是没有什么益处。我们进大学，并不是要得它的一个学位，是要得它们的学问。在大学里面做切实的功夫固是最要紧的一件事，但是社会交际上也是最好的一个大学堂。在那里我们可以学得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大半是书上所说不出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与外国人交际才好。大学里面常有种种的学会。最好是投入一二个这样的会，一则可以观察他们的气质，二则可以学他们的组织，三则可以交几个有益的朋友，四则可以藉这样的机关来消遣。并且我们也可以表示我们的才能；可以把中国的好处讲给他们听听，藉作一种国民运动。

（四）有益的国民运动我们到外国来固然是为读书起见，但是不可把祖国的生命忘记了。

如果我们的国家消灭，我们求了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地方去实用我们所学的呢？国际主义、人道主义，都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但是没有国，又何有国际呢？没有四万万同胞生命在心里，我们还讲什么人道？爱国即是爱世界，爱我们的同胞就是爱人类，所以我们对于国家的安危问题，虽在外国，还是非注意不可。现在留英学生的国民运动颇有精神这确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希望后来的女生对于这事也要分一点心思。

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草于巴黎

## 巴黎的一夜

寓所是在赛因河附近的一条僻静小街上。

夜色异样明丽。深蓝天空中的一轮银月仿佛在朝着地球微笑。微笑的光芒将巴黎渲染为一片渺茫的银辉梦境。已是午夜了。我刚从歌剧院回来。沉醉于音乐境内的我的心灵，与这月夜似乎是极相融洽。在河岸上步月而行，简直流连忘返。巴黎的梦容分外迷人：河流好像荷马的古琴诉说着历来英雄儿女的盛事；园林宫阁均各有各的梦呓。我真欣赏着忘乎一切了。不知怎的我的视线忽被不远的青草地上的一团黑物捉住了。蠕蠕在动的是什么？不是鬼，因为这种月世界不容邪物横行。我一点也不害怕，虽是张眼见不到其他行人。不到两分钟，我已来到青草地的近傍。原来是一女郎在草地上剔搜什么。月辉把她照映得非凡的秀丽。看去不过十八九的闺女。也许是因

为夜与月的影响吧，我把白日所应有的拘束都忘了。很自然的把手电捻亮，和气的用法语向她说道：“小姐，你找什么？我帮你忙。”她也就一点不陌生的向我惨然一笑，“正好，你有这个就容易找了。”“你失了什么？”我一路用电光在草地上照，一路问她，青缎外衣里面，微露出来的白色舞衣，把她的青春之脸陪衬得异样妩媚。她对于我的问话，仿佛不容易找着一个相当的答复。态度煞是踌躇而羞涩。眼睛内似乎要流出泪来“失了……失了……一颗撒针……是我妈妈给我的。”“多大？是金的？”“不大，是珍珠编的。我……我妈……”她认真的看了我一眼。“夫人，是东方人？”“中国人。”我们一边找撒针，一边谈话。“来这里玩玩？”“来读书……你的撒针不一定掉在这里。”被蹂躏得将变成绿泥的草里，始终找不出撒针来。“一定在这里……从舞厅出来一路都摸在手里。”“一个人来的？”“一个朋友伴来的……他……他先走了！”我偷眼观察她的脸，只见一阵红一阵白又一阵紫……羞愧恨惧显然在这世故浅薄的灵魂内宣战了。我想宽解她；“珠花也不值多少吧，另买一颗就是。”“另买一颗？世上再不会

有这么一颗撒针……是我妈的祖上传下来的……夫人读过《罗兰歌》？”读过。”据说是茉黛公主的宝物。”“真的吗？那就真是无价之宝！”我为她寻找的热心增加了十倍。她的声音很低微，似有一满腔心事要从口内拚出来而她无力镇压下去：“代表贞洁！”*La Virgin - ité* 两字说得异样凄切……每个字母都颤出悲哀惋惜似的。“我没脸见我妈……我受了骗……坏人……”她终于哭出来了。“别哭！慢慢找。”我还是热心地到处拨剔。她的泪声凄凉地呢喃着……“夫人，尽找是空的，世间的宝物一次失了就永收不回来……我妈常这么说，我吃亏忘了母训，今晚。”“你明天来找吧，白天容易看见。不早了……你回家不远？”“不远！谢谢夫人。”她伸出一只又热又软又嫩的手给我握……“我不能见我妈……”“别怕！说清楚就好了。”“失了……不能做人……”她咽哽了。我心中很难受，但是找不出慰藉的言语……最后才说道：“你妈妈一定能了解……回去吧，夜深了。”她猛然摆脱我的手，噙住泪，一溜烟过桥去了。我追着一声：“再见！”她回一声“*Adieu!*”

我回到寓所，赶紧睡了。月夜的幽情及女郎

的际遇在我性灵内留下很深的印痕：梦里不息的看见鱼白的光辉里女郎啼哭，时而在草上，时而在桥上，时而在河边，时而在树下。

早饭后，照例第一件事是看报。《时报》头页中间一段小新闻特别引人注目。我把大事的记载丢了，先看它。“赛河中今晨发见女尸，十八九的女郎，面目清秀，衣青缎外衣白绸晚服，家属尚在调查中。”人生如梦幻，这岂非梦中的另一场恶梦吗？

（选自《山居散墨》）

## 模朗吟教授

记得这是欧洲大战中一个朔风怒啸，霜封大地的清晨。一间暗淡阴森的课堂内，已经坐定了不少男女学生，一个个呵手蹬脚，意在暖寒。可是呵出来的气，却也以为空中太冷，一珠珠都飞到玻璃窗上，互相取暖。在嘈杂喃喃的细语中，我听明了一个女生说道：“模朗吟教授今天未必来上课”。这话原是向我同位的女同学说的。我不待她答，就急忙问道：“报上所载的模朗吟教授的儿子昨天在前线被害了，可就是她的？”“可不是她的！这是她第三个儿子为国家牺牲了。真太可怜！以后她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今天的希腊悲剧准的上不成”。她的声音里满含着凄惋与同情。上课钟终于发出暮鼓晨钟的音节，全堂顿时静肃如緘。呵手蹬足所拒抗不住的严寒，却为这沉肃所征服了。大家精神焕发地凝视着讲台左

侧的门，默伺它的移动。各人的眼膜上果然触着一种波击。门开处，一个五十来岁，头戴黑色方角博士帽，身披黑色宽大博士袍的女教授，憔悴容颜，惨淡面目，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全体同学，不约而同的，如触电般同时站起，向她整整低头五分钟。她不胜了，眼泪如泉奔如川决，簌簌然直流而下。这神圣的五分钟纯为无声的悲哀所盘据。最后，她擦干了眼泪，一声“请坐”，就开始讲论七军攻笛博城的伟大悲剧了。声音宏亮气概激昂，可是哀思凄恻痛隐眉杪，仿佛哀蒂阿克利就是她自己的儿子。身世坎坷，人生难免。可是以一弱女子，能以这种不屈不挠，敛神忍痛的态度担当之，而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这是多未沉毅而悲壮的精神！

（选自《山居散墨》）